

焚书

中华藏典·名家藏书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总 序

我国古代文明渊远流长,我国古代的藏书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

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是有关图书收集、保藏、研究、流传、散佚等活动的总称。

中国藏书历史悠久,在商周时期已有较健全的王室典册收藏。战国时期,私人藏书随着诸子百家的蜂起而渐兴。隋唐以后,皇室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四大系统。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政权日趋衰落,皇室藏书停滞不前,书院藏书一蹶不振,而私人藏书却延续乾、嘉盛况,由传统藏书中心江浙地区向南北扩展。随着闭关锁国状态被冲破,西方社会先进的公共藏书思想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秘藏、私藏受到冲击;辛亥革命宣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皇室和书院藏书存在的根基,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并在中国近代藏书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便是“仁人爱物”,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地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以仁人爱物

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版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薄,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几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人的藏书文化在对各种藏书现象的深入研究和综括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历史遗产之精华,灌注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养料,大显前所未有的光辉,达到更具有时代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挖掘古代文明的瑰宝,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本着这个宗旨,我们历经数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辑了这套《名家藏书》。

《名家藏书》是从“名家、名书、名本”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典籍的。“名家”指古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书院,现当代社会名人、大型公共图书馆等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入选各家均是在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名书”指经过中华文明的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具有各种研究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欣赏价值的名篇名作。“名本”指各书各种遗留版本中最为珍贵的版本,包括:珍本、善本、秘本、禁毁本、内府本、私刻本、残本、足本、抄本、孤本、石印本、绣像本等。确切一点说,出于对读者对象的考虑,对“名书”的选择,偏重于向来不易见到的秘藏本、禁毁本。那

些随处可见的“名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等书，虽然它们的价值、名气更大一些，但关于它们的各种版本、研究考证层出不穷，对于《名家藏书》来说，已没有收录的必要了。

全书共收录名家六十余家，名书七十余部，名本十余种，分资政编、修身编、世情编、传奇编、典籍编、怡情编等六编，洋洋千余万字，二十八部分。按“名家带名书，名书归名本”的编辑原则设“名家导引”、“名书导读”等栏目对“名家”、“名书”作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在欣赏“名书”的同时，对我国的藏书史、著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都会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对于部分深奥难懂的古文作品，我们特地聘请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转译成简单易懂的白话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典藏价值、欣赏价值、研究价值，是一部适合各种类型读者的书。

由于规模庞大，搜集整理难度极大，参考资料也较为庞杂，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自序	(4)
李氏焚书序	(5)
李温陵传	(6)
卷一	
书答	(12)
卷二	
书答	(58)
卷三	
杂述	(99)

【藏书导读】

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凝一生心血之作；一位以七十高龄在狱中自刎的思想家最杰出的著作；一位以特立卓行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的悲剧人物凄怆之作；一部不容于当世而屡被禁止之作；一部牺牲自我的著作。“李氏《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焚书》是一部诗文集，全书共分六卷，包括《书答》、《杂述》、《读史》及诗歌几个部分。貌似纷杂，其实经过有意识的选择。如书信部分，大多为与人往还论学之作。正如作者在《答焦漪园》中说：“《李氏焚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因而可以说，这是一部多方面反映作者的政治、哲学及社会思想的著作，是了解李贽思想学说的基本资料。

《焚书》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和批判精神。反对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传统的禁锢，提倡独立思考，主张每个人都有从自身生活体验来认识真理的能力和权力。李贽不为世俗所容，死于非命；《焚书》不能为世所容，一再禁毁，实在是中国的悲剧。

李卓吾自刻自藏此书。

【名家导引】

李贽（公元1527年—1602年），号卓吾，又号宏甫、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少年读书，即不喜当时作为科举文章依据的朱熹所注经书，深以为怪。勉强应试，考中举人，即不再应进士考试，二十多年间，历任各种低微官职，最后任云南姚安太安。因厌恶官场生活，五十四岁时辞官。不愿还乡，恐为家族所累，客游于湖北黄安、麻城、

武昌等地，著书讲学，广泛交游。李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中年以后接受王守仁学派和禅学的影响，而更趋于尖锐激烈，富于批判精神。他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思想，强调人欲的合理性，肯定“好货好色”是人之常情，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对孔子等所谓“圣贤”的盲目崇拜，主张独立思考，不以前人之是非拘囿今人之思想；对各种封建道德教条，敢于大胆揭露其荒谬或偏颇，对当代的假道学、伪君子，抨击尤为深刻辛辣。在文学方面，主张创作必须从“绝假存真”的“童心”出发，抒写个人的胸怀，并重视戏曲、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他的思想学说，集中代表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市民阶层中产生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传统造成有力的冲击。李贽本人因此受到守旧的统治集团的仇视，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下狱。在狱中倔强不屈，无所畏惧。后用剃发刀割喉自杀，死前自书一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贽同时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他一生藏书无数，善写书评，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典籍中，有许多都被标上了“李卓吾藏书”的字样。他既是《焚书》的作者，也是首位私刻收藏的藏书家。

自序

李 贽

自
序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即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同是《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之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入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今既刻《说书》，故再《焚书》亦刻，再《藏书》中一二论著亦刻，焚者不复焚，藏者不复藏矣。或曰：“诚如是，不宜复名《焚书》也，不几于名之不可言，言之不顾行乎？”噫噫！余安能知，子又安能知。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惧也。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

卓吾老子题湖上之聚佛楼

李氏焚书序

焦 鉞

李宏甫自集其与夷游书札，并答问论议诸文，而名曰《焚书》，自谓其书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岂遂成其讖乎！宋元丰间，禁长公之笔墨，家藏墨妙，抄割殆尽，见者若崇。不逾时而征求鼎沸，断管残渾，等于吉光片羽。焚不焚，何关于宏甫，且宏甫又何尝利人之不焚以为重者？今焚后而宏甫之传乃愈广。然则此书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宏甫曾以是刻商之于余，其语具载此中。余幸而后死，目击废兴，故识此于其端云。澹园鉞。

李温陵传

袁中道

李温陵者，名载贇。少举孝廉，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校官，徘徊郎署间。后来姚安太守。公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学，有道学先生语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潜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语言文字之表，诸执筌蹄者了不能及。为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禄俸之外，了无长物，陆绩郁林之石，任窻桃花之米，无以过也。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

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遂携妻女客黄安。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癯，澹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后妻女欲归，趣归之。自称“流寓客子”。既无家累，又断俗缘，参求乘理，极其超悟，剔肤见骨，迴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狮子迸乳，香象绝流，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

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脱，恐子侄效之，有遗弃之病，数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钞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摭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钧，骨棱棱纸上。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公气既激昂，行复诡异，斥异端者日益侧目。与耿公往复辩论，每一札，累累万言，发道学之隐情，风雨江波，读之者高其识，钦其才，畏其笔，始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逐之。

于时左辖刘公东星迎公武昌，舍盖公之堂。自后屡归屡游：刘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云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无何，复归麻城。时又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又误信而逐之，火其兰若，而马御史经纶遂躬迎之于北通州。又会当事者欲刊异端以正文体，疏论之。遣金吾缇骑逮公。

初公病，病中复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转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

来！”遂臣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已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牋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崛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时马公以事缓，归覲其父，至是闻而伤之，曰：“吾获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伤哉！”乃归其骸于通，为之大治冢墓，营佛刹云。

公素不爱著书。初与耿公辩论之语，多为掌记者所录，遂裒之为《焚书》。后以时义论圣贤深旨，为《说书》。最后理其先所论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南京，是为《藏书》。盖公于诵读之暇，尤爱读史，于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窥。以为世道安危治乱之机，捷于呼吸，微于缕黍。世之小人既侥幸丧人之国，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护惜太甚，为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静无为、行所无事之旨，与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乱。而世儒观古人之迹，又概绳以一切之法，不能虚心平气，求短于长，见瑕于瑜，好不知恶，恶不知美。至于今，接响传声，其观

场逐队之见，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于是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凡古所称为大君子者，有时攻其所短；而所称为小人不足齿者，有时不没其所长。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重轻，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为得罪于名教，比之毁圣叛道，则已过矣。

昔马迁、班固各以意见为史：马迁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游侠，当时非之；而班固亦排守节，鄙正直。后世鉴二史之弊，汰其意见，一一归之醇正，然二家之书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读不终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状，何也？岂非以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之不可磨灭者欤！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庄子》，然未有因读《庄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读《庄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韩子》，然未有因读《韩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读《韩子》也。自有此二书以来，读《庄子》者撮其胜韵，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读申、韩之书，得其信赏必罚者，蛮足以强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诸葛，亦手写之以进后主，何尝以意见少驳，遂尽废之哉！

夫《六经》洙泗之书，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滞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黄蜀豆泻其积秽，然后脾胃复而无病。九宾之筵，鸡豚羊鱼相继而进。至于海错，若江瑶柱之属，弊吻裂舌，而人思一快朵颐。则谓公之书为消积导滞之书可；谓世间一种珍奇，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书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观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

然而穷公之所以罹祸，又不自书中来也。大都公之为

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谓天下事决非好名小儒之所能为。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恶枯清自矜，刻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拓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钟会如奴隶。鸟巢可覆，不改其凤篋；鸾翮可铍，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肤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惭柳下而愧孙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公晚年读《易》，著书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亢入谦，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书，若《阳明先生年谱》，及《龙溪语录》，其类多不可悉记云。

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汨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

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鸾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所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矣。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若夫幻人之谈，谓其既已髡发，仍冠进贤，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谓蟾蜍掷粪，自其口出者也。”

焚书卷一

书 答

答周西岩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无情，难告语也；贤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难告语也。除是二种，则虽牛马驴驼等，当其深愁痛苦之时，无不可告以生知，语以佛乘也。

据渠见处，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识渠半生以前所作所为，皆是谁主张乎？不几于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谓目前不敢冒认作佛。既目前无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时，佛方真有，则今日不作佛时，佛又何处去也？或有或无，自是识心分别，妄为有无，非汝佛有有有无也明矣。

且既自谓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谓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也。既无以自立，则无以自安。无以自安，则在家无以安家，在乡无以安乡，在朝廷无以安朝